

电 视 连 续 剧

净魂

高 静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阿 甲

封面设计：马晓光

责任编辑：沈 梅

净 魂（电视连续剧）

高 静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）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民 族 印 刷 厂 印刷

177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8.125 印张 8 插页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2800 册

ISBN7-104-00510-2/I-195 定价：6.80 元

新登（京）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目 录

序..... 余秋雨 (1)

《净魂》(电视文学剧本)

..... 刘庆元 张家滨 方肇瑞 (1)

描绘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

——《净魂》的创作思考 (187)

珍珠·大写的人及其它

——《净魂》观摩后记 蔡 骥 (193)

方荣翔的生命价值 杜 高 (202)

忆旧情思话《净魂》 曲六乙 (209)

人格与艺德的魅力

——电视连续剧《净魂》片论 仲呈祥 (215)

“方荣翔精神”应当传扬

——看八集电视连续剧《净魂》 ... 钮 骠 (221)

气卷万山唱《净魂》 钟艺兵 (224)

书一字而见心

——评电视剧《净魂》 谭志湘 (230)

人格与艺德同辉

——评电视剧《净魂》 于惠罗 (237)

粉墨菊坛扮精英 严 翔 (244)

《净魂》插曲三首 (248)

电视连续剧《净魂》演职员表..... (255)

电视文学剧本

净 魂

刘庆元 张家滨 方肇瑞

序

泰山。

山峰巍峨，云海翻滚。

晚年的方荣翔，似一尊雕像铸坐在隆起的大山石上。他那善良而炯炯有神的双目，凝视前方，好象在回忆着什么……

方荣翔的身影渐化为包拯、廉颇、姚期、单雄信、周处、窦尔敦等京剧中的历史人物。

佛光映照，扑朔迷离。

刚劲、有力的“净魂”二字，由远而近，充满屏幕。

在主题歌声中交替出现的泰山、灵岩寺景观叠印出演职员表：

第 一 集

长春。电影制片厂礼堂外，日。

秋末冬初。天空阴霾。已被寒冷脱去绿衣的北国树木，在朔风中摇曳着。

传统京剧乐器和西洋管弦乐器兼收并蓄的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的音乐，悠然而起，从摄影棚内传出。

电影制片厂礼堂内。日。

舞台上灯光忽明忽暗，变幻莫测。一队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激越雄壮的乐曲声中，相继登场。他们灵活多变的编组队形和疾飞暗伏、翻滚跳跃的逼真动作，显示出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魄。画面上，叠压出字幕：一九七一年，长春。

饰演志愿军王团长的方荣翔，在较为僻静的一个角落里，正伏在木墩上，满怀深情地给恩师裘盛戎写信。他的身后，是一幅巨大的《奇》剧舞美布景：绘制逼真的铁丝网、封锁线向前倾斜着。

方荣翔神情忧郁、焦灼，低头疾书着。

激昂的音乐渐隐，方荣翔的心声（画外音）突起：“我日夜

挂念的恩师，您好！师母好！在这些日子里，很难想象您的身体已经成什么样子。我曾一连给您写了五封信询问情况，但至今也没收到您的一封回信，使我更加不安。今拜托一位去北京办事的朋友，捎给您一盒长白山人参，滋补滋补身体。我们这里日夜忙于排练拍戏，十分紧张，请恩师放心，我一定把您亲自为我修改过的王团长那段唱腔唱好……”

荆团长走上前来，提醒道：“荣翔，该你上场了！”

沉浸在信中的方荣翔，听到喊声不由得打了个愣怔，他慌乱地应着，手足无措地收起信、笔站起身来，欲上场。

荆团长：“哎，帽子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方荣翔苦笑了笑，急忙抓起帽子戴好，不好意思地：“真对不起。”

荆团长似乎发现了什么，瞅着方荣翔已湿润的眼睛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今天……不舒服吗？”

方荣翔下意识地揩揩眼角，说：“谢谢，没啥，没啥！”

方荣翔有意地沉了沉心，精神一抖，来至边条幕后边。

台下半年过半百的导演、摄影师和摄制组人员等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舞台。

音乐过门起，只见舞台上方荣翔精神抖擞、目光炯炯，表演出他在《奇》剧中所饰王团长的第一段戏。

导演、摄影师等满意地点着头。

电影制片厂招待所。房间内。夜。

方荣翔满怀深情地将一盒人参和信包在一起。他边包着边发出了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……师傅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……您老都要保重身体。恩师，我想您呀，您和师母现在的情况如何呀……”方荣翔的眼睛里涌出了热泪。

门被轻轻推开。

荆团长端一碗热面走进：“荣翔，快趁热吃了。”

方荣翔忙接过：“荆大姐，又让您费心了。”

荆团长看了看小包裹：“寄给裘先生的？”

方荣翔点点头。

荆团长：“还没有接到回信？”

方荣翔又点点头。

荆团长：“裘先生有他的难处啊。”

方荣翔：“我怕他老挺不住。”

荆团长：“别着急，我给北京打个长途，从侧面察听察听。”

方荣翔顾虑地：“这……”

荆团长：“放心，有事我顶着。”说完，走去。

方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思念地凝视着。

北京。裘家屋内。夜。

正面墙上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和样板戏剧照。除具有那个特殊年代的宣传品外，四周墙壁上，唯能够看到的是主人原来长时间挂在墙上的条幅、剧照所留下的明显的痕迹。

炉子上坐着一只药锅，药汤飞腾，热气四散。

炉子旁边坐着裘夫人，她满面愁容，心情沉重，手持一根竹筷，不时地搅一搅药汤，精心地熬着药。

内室病榻上，躺着病重的裘盛戎。

他似睡非睡，似乎在思念着什么……

裘四顾无人，小心翼翼地从小衣里取出五封信来。

他看着，看着，不禁喃喃地呼唤：“荣翔……”

枯树。北风怒号。

长春。电影制片厂礼堂。后台。夜。

前台正在演出《奇》剧。林长青来到正在候场的方荣翔跟前，低声地：“老师，这是拍电影前的一次关键性演出，听说中央那位首长来了，省里的头头脑脑们也都来了，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紧张。”

方荣翔看了一眼林长青，低声地：“长青，作为一个演员，无论是给领导还是给一般观众演出，我们都应当认认真真，严肃严肃地完成任务，你紧张什么？”林长青不好意思地：“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。”

方荣翔：“我马上就上场了，回头咱爷俩再聊。”

舞台上，方荣翔情绪饱满，身段刚毅，在过门音乐响过之后，放开他那洪钟般的歌喉，唱起了王团长那段著名的〔二簧快板〕：

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，
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歼。
入敌后把他的逃路截断，
定叫他首尾难顾无法增援。
痛歼敌人在今晚，
决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……

进入了状态的方荣翔，声情并茂，在这特殊的年代里，通过王团长这段唱，放射出动人的裘派艺术之光。

这段唱，多次博得了满堂观众的热烈掌声。方荣翔越唱越带劲，心情十分激动。

电影制片厂招待所。方荣翔居室。夜。

方荣翔正在伏案给师傅裘盛戎写信。随着他晃动写字的笔杆，发出了他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恩师、师母，您好！托朋友捎给您的信和人参，不知是否收到？非常惦念。现在我要告诉

您一个好消息，我在今天晚上的一次关键性汇报演出中，‘趁夜晚出奇兵’那段唱，临场发挥特别好，得到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满堂彩，我知道，这掌声是对恩师在我身上所付出心血的又一次小小的回报，您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……”

突然传来敲门声，沉浸在信中的方荣翔一怔，接着：“请进。”

琴师胡江河阴着脸推门走了进来。看上去他比方荣翔小两三岁。

方荣翔起身，道：“江河，天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呀？”

胡江河气乎乎地：“我睡不着。”

方荣翔顺手倒了一杯水递给胡江河，关切地：“怎么，有事呀？”

胡江河：“有人说你演的王团长……”

方荣翔意外地：“怎么，我在表演上有问题？”

胡江河：“说你演的王团长，压了主要英雄人物……”

方荣翔一怔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

胡江河：“特别是你那段博得观众掌声的唱！”

方荣翔：“那段唱有什么问题呀？！”

胡江河：“问题就出在这掌声上！”

方荣翔莫名其妙地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怎么，观众鼓掌有什么不对？”

胡江河：“人家说这掌声应该让观众鼓在主要英雄人物身上，才符合革命的‘三突出’的创作原则。”

方荣翔：“这是谁说的？”

胡江河：“还有谁能说这种话！”

方荣翔：“是这样……”一只手下意识地抓起了桌上那页没写完的信笺，紧紧地攥在了手里。

北京。裘盛戎居处。晨。

心力交瘁，病入膏肓的裘盛戎，仰卧在病床上，他两眼似睁非睁，口中不停地嗫嚅着：“荣翔、荣翔……”

裘夫人端着药锅进来，轻轻地：“荣翔不是在长春拍电影吗？他能听见？”

裘盛戎：“不，刚才我看见他进来了。”

裘夫人苦笑笑，说：“你这是又做了个梦吧？”

裘盛戎微微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裘夫人：“这是荣翔托人捎来的长白山老参，我给你煮上一只，快起来喝一碗参汤。”说着她舀了一碗，将丈夫扶起，披上衣服。

裘盛戎看看参汤，动情地：“荣翔这孩子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！”

裘夫人：“荣翔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妻室儿女一大群了，还整天孩子孩子的挂在嘴上。”

裘盛戎若有所思地：“是啊，他也生活得不易啊……”

裘夫人欲用小勺给丈夫喂参汤，裘盛戎执意地将碗接过自己喝了。

裘夫人接过碗，说：“我让人替咱给荣翔写封回信吧？”

裘盛戎：“写好了，发走了。”

裘夫人意外地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裘盛戎：“昨天。”

裘夫人有些不解地：“什么，昨天你在床上躺着，不扶你都起不来，怎么写的信？”

裘盛戎欲言又止。难以言表地皱了皱眉头。

裘夫人动情地：“你根本就没写？”

裘盛戎无语。

裘夫人联想地：“怪不得荣翔在这封信上说，他一连写了五封信都没有收到回信呀，你，你压根就不给孩子写回信呀……”

裘夫人连珠炮似地：“你让孩子在东北挂多大的心啊！”

裘盛戎深沉地：“老伴啊，你别说了，我哪能不知道孩子收不到回信挂心啊！”

裘夫人：“你明知道孩子挂心，为啥不给他写回信呀？”

裘盛戎没有再多辩，他回身从枕套内掏出一摞写着方荣翔地址、名字并已封好贴上了邮票的信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在收到了荣翔的来信之后，每次我都及时给他写了回信……”

裘夫人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他发走啊？”

裘盛戎哽咽地：“荣翔正在那里拍电影，我现在是什么处境？什么人物？要是给他发去这些信让别人看见，不是给孩子惹事吗？光一个划不清界限，阶级立场不稳就够他受得呀！可是每次收到孩子的来信之后，不给他写回信我心里又难受得不行，只好这样，只好这样一封一封的……”

裘夫人也十分激动地：“别说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刚才我错怪你了……”

裘盛戎向往地：“总有一天荣翔会看到这些信……”

裘夫人点点头：“嗯”了一声。

裘盛戎向窗外看着，问：“出太阳了？”

裘夫人：“天还早呢。”

裘盛戎欲翻身时，突感到一阵不适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使他全身起伏不定，震颤不已。

裘夫人急忙将他抱住，给他捶背。

咳嗽终于平息了下来。

裘夫人催促地：“你快躺下吧。”

裘盛戎：“不，我想坐一会儿。”

裘夫人只好将一床被子塞在丈夫的背后，让他倚靠在上边。

裘盛戎向夫人问道：“院门开着吗？”

裘夫人：“没有。”

裘盛戎挥挥手：“去，把那两件东西给我拿来。”

裘夫人不解地：“哪两件东西？”

裘盛戎：“就是我藏的那两件东西！”

裘夫人担心地：“这时候你翻腾那些东西不惹事啊？”

裘盛戎执拗地：“我想看看……”

裘夫人执拗不过丈夫，只好顺从他走进里间屋，将一个裹着多层塑料布的小包拿出来。

裘盛戎见妻子手上的包裹，急忙探着身子欲接，不料又引起了一阵剧烈的咳嗽。

裘夫人边捶着丈夫的背边埋怨地：“你着什么急，也得等我给你打开。”

裘盛戎强忍着咳嗽，催促道：“快给我打开。”

裘夫人急忙将一层层塑料布和报纸打开，一个个色彩鲜明、栩栩如生的脸谱，展现在病入膏肓的裘盛戎面前。他看着这些各具神态的脸谱，眸子里闪烁出激动的光。他像一个贪婪的孩子，如痴如醉的翻阅着一张张京剧脸谱。每翻到一个人物的脸谱，在他眼里便闪现他饰演这个人物的舞台形象。他翻着翻着，涌出的泪水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

裘夫人见此状，心疼地劝道：“别看了，别看了……”

裘盛戎无力地抬手指着这些脸谱一语双关地：“怕是没有出头之日了……”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震得他全身都晃动

起来。

裘夫人深情地看着自己丈夫说：“现在你啥也别顾了，啥也别想了，最要紧的是先保住这条命！”

裘盛戎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妻子的话，他又拿起了已经发了黄的一叠裘派演出剧目手稿，凝视着。

裘夫人耐心地：“盛戎，这两件东西我还给你藏起来，等好了病，养好了身体再看，行吧？”

裘盛戎只好顺从地点点头。

裘夫人迅速地将脸谱，手稿收起包好送进里间屋。

裘盛戎眼巴巴地看着妻子：“出太阳了？”

裘夫人摇了摇头。

裘盛戎：“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
裘夫人：“外面风大，冷，你这身子，哪能行？”

裘盛戎：“老这样在家里躺着，光憋就把我憋死了！”

裘夫人为难地：“这……今天你的身体……能不能改日再……”

裘盛戎：“那……我到院子里站站……”

裘家四合院内。日。

裘盛戎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院中树下，他仰望着光秃秃的树冠出神。

裘盛戎：“你看这树，头上光光的，倒像个唱花脸的。”

裘夫人：“按节气，该是小雪了。”

裘盛戎：“要能下一场大雪，把一切都变成洁白，该多痛快啊！”

裘夫人：“该下雪了。”

裘盛戎：“东北早下雪了吧？也不知道荣翔带足衣服了吗？”

你就托捎人参的那位朋友，悄悄地给荣翔捎个口信儿吧。”

裘夫人：“我这就去找他。”

裘盛戎：“等等，你去把我那件棉背心找出来，捎给荣翔，东北冷，他身体又弱……”

裘夫人赞同地答应一声走进里屋，拿出了裘盛戎的棉背心。

长春。电影制片厂招待所。方荣翔居室。夜。

屋内关着灯。桌子上马蹄表的指针指在十二点一刻上。屋内很静，只有清晰单调的马蹄表“滴达”声。月亮的寒光透射进来，使室内更增添了几分清冷的气氛。月光照着无人就寝的空床，方荣翔正面对墙壁伫立着。他的眼眶内闪动着泪花。

传来轻轻地敲门声。方荣翔一动未动。来者未再敲门，一会儿，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来。

面对墙壁伫立的方荣翔。

方荣翔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王团长是我军指挥员，观众给他鼓掌有什么不好？我想不通，我想不通……”

又传来敲门声。这次敲门与前次有着明显地不同，较之前次要重、急得多。方荣翔仍然未动。

门外传来荆团长的喊声，可能是怕惊醒别人，她的喊声压得较低：“荣翔，别给我装了，快起来给我开门。”

方荣翔的心里蓦地一动，他急忙将眼泪擦去。上前开门，随手拉开了电灯。

荆团长面带喜色地：“我知道你准睡不着觉，还给我装模作样。”

方荣翔歉意地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……快请坐。”

荆团长：“不坐了，把情况告诉你，让你也睡个好觉。”

方荣翔迫不及待地：“您是说……”